

蘇聯文藝

6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G

目 錄

(第六期 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月號)

~~~~~ 小 說 ~~~~~

- 畢爾文采夫 試煉.....(白 寒譯)..... 3
蕭 洛 霍 夫 他們爲祖國而戰.....(林 陵譯).....41
西 蒙 諾 夫 第三個副官.....(李司特譯).....75

~~~~~ 詩 歌 ~~~~~

- 古 歇 夫 我們風暴的報信者.....(荅 譯).....85
強 布 爾 國防人民委員長頌.....(祝 平譯).....89
蘇 爾 柯 夫 穿外套的姑娘.....(嚴 洪譯).....91

~~~~~ 文 錄 ~~~~~

——馬雅柯夫斯基生誕五十周年——

- 阿 達 麗 絲 現代最優秀的詩人.....(水 夫譯).....93
聶 伊 斯 達 特 詩的全權代表.....(李司特譯).....97
卡 錫 爾 和讀者的談話.....(嚴 洪譯)..... 103
馬雅柯夫斯基 最好的詩.....(靈 譯)..... 106
馬雅柯夫斯基 仙 鳥.....(靈 譯)..... 110

~~~~~ 理 論 ~~~~~

- 托 爾 斯 泰 二十五年來的蘇維埃文學.....(鍾 馥譯)..... 115

~~~~~ 評 介 ~~~~~

- 謝 維 林 描寫英雄後方的小說.....(白 寒譯)..... 140
——論畢爾文采夫的「試煉」——
作者介紹.....(編 者)..... 145

插圖

- 蕭洛霍夫像.....42—43
馬雅柯夫斯基像.....92—9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6

Шанхай

Июнь-Июль 1943 г.

П Р О З А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 Испытание	3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Родину	41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 Третий адъютант	75

С Т И Х И

Виктор Гусев	— Вестник нашей бури	85
Джамбул	— Песня о НаркOME обороны	89
Алексей Сурков	— Девушка в шинели	91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К 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В. Маяковского)

А. Адалис	— Лучший поэт настоящего	93
Вл. Нейштадт	— Полпред стиха	97
Лев Кассиль	— Разговор с читателем	103
Вл. Маяковский	— Лучший стих	106
" " "	— Птичка божия	110

ТЕОРИЯ И КРИТИК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15
-----------------	--------------------------------------	-----

Б И Б Л И О Г Р А Ф И Я

Е. Северин	— Роман о героическом тыле („Испытание“ Первенцева)	140
------------	---	-----

КРА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45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ортрет Мих. Шолохова — стр. 42-43,
портрет Вл. Маяковского — стр. 92-93

蘇聯文藝

6

ЛЕНИНСКАЯ ПЕЧАТЬ

蘇聯時代畫報出版社出版

Москва 1943

小說

畢爾安傑斯
(Анн Берангер)



試 煉

(按) (按) (按) (按) (按)

短篇小說
(Fiction)

德 子

早上，南方某城裏，工廠裏機器隆隆。林質理（Norman Lawrence）和哥德曼（Goldman）去。這裏，在下午十五分鐘的時候，他和入所裏長談一個男人是委員會的總幹事和當時接見。那時總幹事十五分鐘。

林質理從史太林（Stalin）的辦公室裏出來時，他帶回那裏又遇見了兩個人。他們就告訴他們：那是金德遜（金德遜）和（金德遜）。在每條街上他認識的還有五個人；他們是金德遜委員會的財政部長。每條街都有。

非常有力的『派卡特』●載着杜賓珂在京都的各街道上馳騁，後來在步哨跟前停了一會兒，輪胎在中央飛行場的新鮮的草地上悉悉率率地馳去。『陶格拉斯』●寬大地展開着翅翼。乘客們更稠密地擠進去，大家用棉花塞住了耳朵。羅勃（Лоб）少校使飛機上了航路之後，把駕駛的職務轉交給第二個駕駛員，抽煙斗去了。羅勃少校認為他在民用航空界的工作是暫時的。

到哈科夫（Харьков）的時候，少校問杜賓珂說：『風聲緊急嗎？』杜賓珂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狡黠地向少校望了一眼。少校揮了揮手，給自己的忠誠不易的小煙斗裝上了煙。『我不過是安德萊·羅勃（Андрей Лоб）少校而已，但是近來使我担心不安的是巴爾幹（Балканы），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是克里特島（Крит），』他用傷風的嗓子說，『而且，老實說，在這一個班陀拉●上也待厭了。』他是這樣叫『陶格拉斯』的。

他們飛過彎彎曲曲的高加索山脈，降落在特皮里西（Тбилиси）。少校吞下了五十個叉燒羊肉，把他的『班陀拉』從外高加索（Закавказье）開走了，臨走的時候，他得到了杜賓珂一封保舉他調到工廠航空部隊裏去的信，在那地方他可以比較接近他心中所企慕的實際事業。

樹木上撒滿着金蓮花。杜賓珂在明澈的山泉旁邊停下，躺下身去，喝飽了水。汽車夫是一個年輕的喬治亞人。他折下一小枝給賓格唐。『石榴花，』他說。『開得多美。』山谷裏佈滿着建設者的帳幕。羣山為爆炸震動得顫抖着。在山脈的支嶺裏建造着地雷爆炸所及不到的格納庫。他們在結束建造巨大的工廠軀殼——這是杜賓珂所接收的。預備工廠——這是這一類相同的東西的名稱。這些軀殼暫時荒廢着，空空洞洞的，不久以前在山裏鑿出來的灰色的石頭上還沒有堆積生產的煙灰。

他沿着那一條石榴花的路回到那四周鑲着山脈的山谷。這裏 flowing 放射性水的溫泉。古裏古怪地叫做『坐骨神經痛』的病，像杜賓珂所想，

-
- （Paccard）一種美國汽車的牌號。
 - （Douglas）一種美國飛機的牌號。
 - （бандура），烏克蘭一種多絃的彈樂器，半球形，闊頸。

這是老年人生的疾病，它絆倒了他整整一個星期了。礦泉沒有多大幫助，但是需要前進。

在緊貼於懸崖上的一個小站上，有一個瘦弱的碧眼女子爲他送行。他是有一次回旅館去的時候，在棕櫚樹旁邊和她結識的。這女子幫他踏着階級上去，——那時他正痛得很厲害，後來她又服侍他。在告別的時候，她把自己的嘴唇向他湊上去。杜賓珂吻了吻她，等到已經坐在那奔馳於山巖和交錯雜長的南方樹木之間的車廂裏的時候，他才惋惜此次的邂逅竟這樣的匆遽短暫。到了特皮里西，他打了一個情意纏綿的電報給他的妻子，明朗可愛的華麗亞（Валя），至於那碧眼女子，他也寫了兩行給她，並且在信封裏放了些石榴花的花瓣。五月——這終究是戀愛和百花盛開的月份。

在某一個區裏，他碰見了一個瘦弱的人，烏黑而鬚曲的頭髮，堅決的眼睛。這是冶金王之一，——杜賓珂在克里姆林宮（Кремль）的時候曾經碰見過他。他是和一大隊塞滿了人和材料的汽車一同來的。這位瘦弱的人說，他將用那些撒在腳底下的微紅的石子來熔煉金屬。那些石子上徘徊着許多正在摘草吃的綿羊和山羊，不相信光彩奪人的輕金屬會讓大自然這樣漫不經意的四散扔着。人們從汽車裏跳出來，張下了帳幕。轟然發出了第一聲爆炸，因此嚇得羊羣狼奔豕突起來。微紅的石子被那蒸氣掘鑿機的杓斗掬起來，轟隆隆的撒在載重許多噸的『雅洛斯拉夫』地方製造的汽車上去。

『您踏在金屬上走呀，杜賓珂同志，』這位鬚髮的人說。『明礬石我們剛好需要。』

在帳幕裏，他拿出羊乳乾酪，拔去塞頭，開了一瓶酒，邀請了杜賓珂。他們談的祇是關於金屬的事。

杜賓珂從巴庫（Баку）發了一封信。這是寄到克里姆林宮去的。在巴庫，他又碰見了那瘦弱的人。他正在把定貨分裝在幾條載油的駁船上，以便轉運卡拉-布迦茲（Кара-Буяз）的天然鹽水。有軍事意義的金屬——鋁和磁鐵——的工廠，他把它們建立在比較接近動力根據地的地方，因為熔煉一噸鋁要吞食數量大得不可思議的動力。

錫一樣的海浪劈鬚滾到列車的輪子上來了。到處豎立着掘油機，由

於石油的關係，土地潮濕和呈着黑色。在那些給從阿富汗飛來的燥風所毀壞的支嶺上露出許多聳入天空的長柱的大砲。杜賓珂看見一架飛下降陸的飛機。這是他廠裏出的新飛機。它已經趕到了裏海（Каспий），雖然這一型的飛機還剛剛開始。

『新牌子，』坦克隊上校望着窗外說，『好能幹的飛機建築師。』在瑪哈奇-卡拉（Махач-Кала），杜賓珂接到了碧眼女子一個電報。她關懷着他的健康。上校歪斜着眼睛看了看簽名，瞬瞬眼睛說：『嘖，好美麗的姑娘在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追求您呀。我看見她在舞台上——是一個不行的女演員，但是是一個「綠寶石」般的女人。』杜賓珂撕掉了那電報，扼腕地把碎紙一片一片散放在陽光煦和的風裏迴旋飄舞。他沒有什麼可以責備這女人，但是火車裏的電報——這似乎有點冒昧。雖然，也許是質樸純潔的情感。

車廂裏坐下了一位紡織工業的重要工作人員。他來自草原，皮膚晒得黝黑，混身撒着沙和灰塵。有幾個頭戴高加索皮帽，足登山羊皮長統靴的人送他。他們讓他坐在庫貝^①裏之後，乘着兩輛破舊的『瓦斯車』走了。這位紡織工已經能够使大軍穿起棉衣了，但是這還不能滿足他。他這樣不安地說起毛和羊皮，鬍鬚已經冬天來到，咆哮着風雪，必需要快一點鑽進皮襖，氈製的長統靴和山羊皮製的耳罩裏去了。

在庫貝裏和食堂裏，大家在談五穀，談肉類，罐頭蔬菜，談乾水果，談馬的補充和馬鞍，刀鋒及輕馬勒的製造。

人們高談闊論着各種熱烈的事，打發密電和急電，不安地睡覺，在下車和乘『陶格拉斯』或汽車飛走的時候，謾怨着長期的移動奔波。

在米諾拉爾納亦·伏台（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杜賓珂遇見了他小時候的老朋友——尼古拉·特盧諾夫（Николай Трунов）。這位騎兵將軍是到烏克蘭（Украина）去。在羅斯托夫（Ростов）的時候，特盧諾夫轉入杜賓珂的庫貝，一直到尼古拉下車的地方羅淑伐亞（Лозовая），他們交談了許許多多事。

頓巴斯（Донбасс）的鎔礦爐和焦煤化學工廠融融熾燃着。冶金

①（coupe）歐洲火車中僅供乘客數人（通常為四人）乘坐之車室。

的煙在許多巨大的高墩上捲起來。髯髯斯基夫人^①的首領們的墓塚線繞着祭品的燎火的煙。頓巴斯是以金屬和燃料供給杜賓珂的工廠的。

朋友倆在潮濕的月台上踱了幾分鐘。最後的鈴聲響了。賓格唐在雄糾糾氣昂昂的將軍身上看見了從前的騎兵偵察員柯里加^②。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互相接吻作別，和從前在出發去幹危險事業之前的情形一樣。『我們現在非但是武裝同志，而且是親戚了，』特盧諾夫開玩笑說，『季米雪（Тимиш）很稱讚您的塔紐哈（Танюха）呢。』

『你過基輔（Киев）的時候，』杜賓珂說，『到基亞諾夫巷（Княно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чек）去一趟。望望姪女。不過當心你的將軍椅子。……』

華麗亞來接賓格唐。她向他撲去，她又清新，又美麗，像平常的那樣。他把她擁在手裏，吻那晒得黝黑的面頰。兒子等在汽車旁邊。阿廖沙（Алеша）吊在他的頸上不放。他就這樣地把兒子帶進汽車。『莫斯科有電話來，』華麗亞說，『這是信件，』她交出了一束信，『不過……回頭看吧，賓格唐。又埋頭工作了，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明天，奉召到莫斯科去報告，』賓格唐說，『你不知道羅勃少校已經在廠裏工作了嗎？』

『羅勃少校在工場裏工作了，』華麗亞消沉地說。

『親愛的華留恩加^③！愈到後來，愈多憂勞，我有時候真想回復到學生時代去……』

第一章

杜賓珂醒來，把手從被窩底下拿出放到外面來。窗打開着，房間裏

- （Скиф）紀元前數世紀游牧於黑海沿岸及其附近區域各草原民族之總稱，據說這些民族源出於波斯。
- （Колька）尼古拉的小名。
- （Валюнька）華麗亞的愛稱。

飛進來了一隻蜜蜂，營營作聲地撞着玻璃窗。陽光落在地板上的亞福油布上。陽光裏飛舞着塵埃，——這大概是被輕風從蕎麥和向日葵的田裏送來的。蜜蜂營營地響了一下飛走了。一瞬間，閃動了一下它那透明的小翅膀。

今天腳痛得好一點了。杜賓珂睡足了。身體不舒服的感覺和轟轟的耳鳴都消除了。無論怎麼樣，要在六天之內飛到莫斯科（Москва），烏拉爾（Урал），然後回來。他在外高加索接收的那些工廠軀殼裏應該容納進新的驅逐機工廠，它們的重機器勢必要在比較接近重原料的烏拉爾重復設立起來。目前那邊差不多還什麼也沒有——有幾所中央煤炭工廠的沒有造好的建築，山岳，大森林和長着小松林及堆插着殘枝的不怎麼大的田野。在這樣美好的清晨，這種事是否值得想想呢？

『華麗加❶！』他扯開自己身上的被窩叫起來。

『好呀！』華麗亞從床上跳下來，向他撲去。『我已經用一隻眼睛留心你有半個鐘頭了。你躺得臉都看不見。你醒了還睡着……我想了又想……』

『你用枕頭扔我，就馬上可以斷定了。』

『我怕呀。最近我有點怕你了。你是這樣的忙，又兇，又陰鬱。而且又是像煞有介事的。你是在幹國家大事呀！』

『華留恩加！快些給我毛巾，我要離開這兒到湖裏去。游游水，潑潑水。』

『什麼澡也不能洗，』華麗亞用一隻手指威嚇了一下。『醫生絕對禁止，而且託我監視。』

『寬放一下吧，——我永遠不忘記就是。』

『請求也沒有用。』

『唉，你，我的保鏢，』他把她擁在自己身邊，抬頭吻那半開半闔地笑着的嘴，『那末，我是完全踏入小老頭兒的階段了。不能洗澡！誰？我，游泳家，從前的選手。』

『選手是不能洗澡的。』

她溜到床上，拉被窩蓋在自己身上。

❶（Валька）華麗亞的愛稱。

『起來，起來，華留恩加。』

他呵癢挑逗她。她一面跳，一面哈哈大笑。

『得了，賓格唐。我完全不慣你那一個世界了。』

她瞞着說話。栗色的頭髮撒在枕上，把他的頭和臉擦得癢起來。他覺得挨近她的頭髮和冰冷的肩膀是很舒服的。他們共同生活了十年了，他們的情感到現在還沒有衰退。這一切當然完全是由於她的緣故。她發現有幾條皺紋在他的額上出現，她就吻它們，直到它們又消失為止。

『我不願你同我在一起的時候憂愁，賓格唐。你應該休息休息。今天你應該拋開你頭裏的那些飛機。我要為你跟這些飛機吃醋了。』

『我同意。今天我在我自己的家庭圈子裏過一天。可惜爸爸不在，要不然我們同他好好兒的喝兩杯卡爾迦尼夫卡^①。』

『我可以同你喝卡爾迦尼夫卡。』

『哦，這我一點也不懷疑……』

『那末你的太太是酒鬼了嗎？』

『像是酒鬼，哦，別生氣。假使不愛喝一點酒，還成什麼太太呢？在喬治亞（Грузия）的時候，我碰見一個女人，她的眼睛碧碧綠，頭髮像葉綏寧（Есенин）^②那樣的，滾圓的肩膀……』

『請求你別對我描寫你的情人了吧！』

華麗亞玩笑地打他，用她的小手掩住他的嘴。

『她又不是情人，華留恩加。不過是一個碧眼女子吧了。不過主要的是：她從來沒有醉過。有一次她當着我的面喝了兩杯很兇很兇的喬治亞的佳佳^{③④}，竟若無其事。』

『大概是滾圓的肩膀幫她的吧……』

『華麗加，不過別生氣。我簡直手指也沒有碰過。』

『我不生氣。這我簡直想也不願想……我們起來吧！』

他們迅速穿着起來。陽光裏的塵埃在房間裏飛舞，沿大路，在別莊

①（калтанивка）高加索出的一種酒。

② 俄羅斯詩人。他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他自己常說：『我的燕麥似的頭髮（овсяные волосы）。』

③④（чача）一種燒酒。

前，飛馳過一輛汽車，濺起許多碎石子。

『大清早，什麼人給鬼帶來了，——也讓我休息休息才是呀！』賓格唐說。

下面傳來一陣騷擾的人聲。賓格唐聽出是母親的聲音。她竭力說得輕，顯而易見，她怕驚醒兒子。但是工程師土爾迦葉夫（Тургаев）的嚴厲的低沉的嗓子高過了她的輕微的聲音。

杜賓珂揮了揮手。

『廠裏又有了什麼事了。』

『總是這樣，每星期日這樣，』華麗亞不快地說。

樓梯上鞋根的的篤篤地響着，房間裏進來了土爾迦葉夫，他穿着藏青裝，佩着一顆『紅星』勳章。他後面站着母親，沒有睡醒的受驚的阿廖沙看着，家務女工克拉華（Клава）的驚奇的臉望着他。

『發生了什麼事？』杜賓珂問。『廠裏嗎？』

『我們和德國打仗了，』土爾迦葉夫忍住不安的情緒說。

『打仗？』賓格唐重複問了一遍。『已經打了嗎？』

『德國人今天在四點鐘的時候，轟炸基輔，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齊托米爾（Житомир）……他們進攻了。』

大家覺得又冷又難受。戰爭開始了！大家臉上露出不安之色，誰也不想隱瞞。偉大的血的試煉開始了。賓格唐知道戰爭是什麼，——戰爭這一個字髣髴又催醒了他的少年時代。

『您準備好了嗎，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賓格唐問。

『準備好了。』

『過十分鐘我們動身。我嗽洗一下，請您把車子從車間裏開出來。我給汽車夫休假了，媽，拿車間和車子的鑰匙給阿列克賽·菲奧朵洛維奇……』

『還是吃了早飯吧，賓格唐。一切都預備好了。』

『趕快一點是可以吃的。』

母親和土爾迦葉夫走了。賓格唐把必需的文件塞滿了皮包，格搭一聲關上了鎖。華麗亞抱着阿廖沙站在窗口。陽光落在她身上，但是她沒

有注意到它。阿廖沙眯着眼，也看着父親。他們兩人都不安着，他們第一次碰到這種駭人的現象，這一個短短的字：戰爭。賓格唐走到他們跟前，把向他挨近前來的這些親愛的臉吻了好久。孩子的眼睛裏被這種非常的撫愛激動得淌出熱淚來了，一大滴一大滴地在面頰上和小襯衫上滾。

『你哭什麼，阿廖沙？』

『姑媽塔孃（Таня）和臘蘿奇卡（Ларочка）在基輔。基輔給德國人炸了。』

十歲的孩子第一次說出這種可怕的話：『給德國人炸了。』它們發出的聲音毫不稚氣地嚴肅和鄭重。難道他的兒子也達到了他在童年時代所感受到的苦難的命運了嗎？爲了使孩子們幸福，他把一身獻給建造應該保衛他祖國的戰鬥飛機……他把它們從工廠裏直放到國防前線去。現在它們在那裏作戰了……

第二章

到城裏去的大路兩邊羅列着別莊和溝渠。杜賓珂把舵輪轉過來，輪胎吱吱的響着，於是汽車開到一個池旁邊去。岸邊荒叢旁站着許多鸛雀，幾隻鴨子鑽在水裏游。有一個披紅披肩的留着鬚的老老在一條平底木船上釣魚。在『石砌的水橋』旁邊站着一個女人。她身上穿着假日的盛裝，裹着一幅鮮豔的帕巾。看樣子，她是剛剛從那邊那所小屋子裏跑出來想洗衣服的。兩個穿着羽紗的襯衫和上裝的青年走近糧食店，失望地止步了。店屋的百葉窗下垂着。這是平常的星期日。

『開始了，』土爾迦葉夫用眼睛指着小櫟林旁邊的地方說。

紅軍戰鬥員們在裝置高射砲——挖掘塹壕，斬劈掩護用的小樹。有兩個戰鬥員從卡車上卸下烙着印的黃箱子，抬在肩上，搬到矮樹林中去。一個青年少尉穿着擦得敞亮的靴子在測量什麼東西。他闊步的踱着，靴子的統上閃耀着反映的陽光。在那遼闊的青天中浮動着不大的小雲。汽車循着那給橡皮輪子滾得殺光的滑的堅固的公路上飛去。這就是城郊

。許多巨大的汽油池散佈在白揚和阿剌伯樹膠木的天幕之間，離開不遠的地方有一長列載重三噸的卡車。紅軍戰鬥員們穿着簇新的軍裝，手裏握着半自動式的來復槍，這一看就明白是剛從倉庫裏發出來的，他們唱着歌。卡車隊旁邊，指揮員們來來往往的走動着，他們在安放轉輪手槍的皮袋。那些皮袋大概也是剛剛發出來的，所以還很不方便，不能服服貼貼的放在腰裏。靴子也是沒有穿過的，褲子和上裝膨脹隆起着，鋼盔側在一邊，似乎還發出油漆的味兒。

城裏街上的人比平時多。人羣擁擠在到處貼着的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的演辭的地方。杜賓珂煞住了車子，走到人行道上讀這一篇歷史性的演說。他身邊站着華麗亞和阿廖沙，汽車裏坐着安娜·安德萊葉芙娜(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他們和他一同到城裏的寓所裏去。現在他特別覺得需要接近這些自己人。德國侵犯的消息使他心裏充滿了關懷家庭的不安。

『爸爸，那末真的是戰爭嗎？』阿廖沙問。

『真的，』他一面回答，一面安頓他坐在車子裏。

『祖母，真的是戰爭嗎？』阿廖沙說着，捫緊了變得慘白的嘴唇。

但是城市在外貌上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過活。清道夫用刷子敲擊着，行駛着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叮叮噹噹地響着電車，司閘們向人行道澆着水，孩子們在沙裏挖掘。商店門口排着隊。

杜賓珂把家裏的人安頓在市寓所裏之後，駕車到廠裏去。速度計迅速地躍到了十二基羅米突。他在門口做了個信號。門丁是非常熟悉自己的總工程師的，他仔仔細細的檢查了通行證，後來把手放在無舌制帽旁邊說：『有一輛摩托自行車上您那兒去了。大概你們錯過了。廠長同志請您去見他。』

廠長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Шевкопляс)剛剛向廠裏各工場的主任訓話之後，把他們放走。他從他的下垂的眉毛底下看了看杜賓珂。

『這樣就開始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Петрович)。』

『戰爭。』

『是呀。』

『哦？』

『我們要打……土爾迦葉夫是同你一起來的嗎？』

『是的。』

『他現在可得要努力一點了。我們看看德國人那邊發明些什麼新技術。就創造相等的東西！現在要開始設計方面的大戰了……是嗎？』

『有什麼話說，我們施展全身來努力吧，』杜賓珂說。

『西伐斯托波爾被炸了，狗養的。狗！難道那邊弟兄們放過了嗎？黑海軍的弟兄們？』

雪夫柯普里亞斯在海洋裏漂流過二十多年。最近他指揮過一團重轟炸機隊。他自己祇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才開始飛行，實在說來，這以後才開始了他的空中的『守衛』，却又是在親熱的黑海上。黑海艦隊他總把它縮短了叫做『黑海軍』，他難分難解地熱愛着它。甚而至於現在在廠裏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公然優待海軍水兵的代表的，而且總是堅持地要求首先滿足自己的黑海軍的供應。陸軍方面的軍事代表對雪夫柯普里亞斯很不高興，但是對他很尊敬，因為他總究是公正的。祇要有隨便他那一個心愛的水兵一犯過失，他是毫不寬恕的。『如果我尊敬黑海軍，』他把那犯了過失的人叫來說，『那並不是意思就是說，我尊敬黑海軍裏的任何人！噫！如果你要侮辱我，那末到別處去侮辱，但是不要在我的廠裏。噫！你並不直屬於我，孩子！噫。不過我要強制你用鼻子啄穀，你就要啄的⊕⊖。懂嗎？』

雖然雪夫柯普里亞斯又暴躁又潑辣，大家却並不對他起反感。工人們叫他做『我們的上校』。雪夫柯普里亞斯是能拚命工作的。有時候他能够幾個星期不走出辦公室，但是看起來他還是這樣的雄壯和靈活。不過他總是想回到黑海軍裏去。今天賓格唐碰見他穿着整潔的夏季海軍裝，胸上佩着勳章，這意思是『愁念海軍』。

『老實說，賓格唐，』雪夫柯普里亞斯站在杜賓珂面前，『德國人是強敵。而且消息靈通。瞧，他們是怎樣鑽入戰爭的——他們鑽入了我們新舊交替的隙縫。我們完結了「老太婆」式的機器，剛剛轉過來出新型的東西，他們就鑽進來了。是嗎？』

⊕⊖意思是說：『命令你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

『不過我們總究已經充實了第一綫，伊凡·伊凡諾維奇。暫時還有東西可以打打。慢慢兒我們再充。』

『第一綫是很窘迫的，賓格唐。懂嗎？突然進攻——這是德國估計之中的勝利的第一個因素，它這樣做到了，懂嗎？不過在俄羅斯人身上也許會撲個空。嗯。』

雪夫柯普里亞斯走到窗口，分開遮陽簾子。陽光在地毯上，在那些裝着座腳的新飛機模型上，在親愛地排偶陳列於櫥木櫃裏的那些書的金脊上閃耀起來。

廠長望着那些工廠的軀殼，那些格納庫，那些草地，庫房，運油車，救火車等的峻嚴的綫條。測候所上『飄浮着香腸似的細長的偵察氣球』，它一會兒收縮，一會兒在風的夾括之下膨脹起來，一隊紅軍戰鬥員帶着兩個銀色的防空氣球，大門裏馳進來了一尊裝在曳引車上的高射炮，開到飛機場那一邊，小林子那兒去了。有一架『Y-2』飛機降落，尾槓揚起一帶灰塵。這小飛機大家把它却做『消防隊』。平時當半製工業品繁多得『無法應付』的時候，就派它到各軍需承辦工廠去。一輛曳引機從最後銜接工場裏載出一架飛機。和這架飛機一比，『Y-2』竟髒髒是一隻蒼蠅了。

『這一切對心貼得多緊密，』雪夫柯普里亞斯說，『每一個止轉螺絲都是人製成的。把這裏的人帶走，一星期中一切都會生長出來的。是嗎？你飛去選擇地方，以便……在或種場合。賓格唐？難道德國人這裏也飛得到嗎？襲擊過基輔，西伐斯托波爾！這又不是利物浦（Ливерпуль）或者伯明罕（Бирмингем），而是基輔和西伐斯托波爾。是嗎？』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在安樂椅上。『今天我前前後後地想過——戰爭給我們善良的人民帶來的災厄多大。我經歷過兩次戰爭了——我知道。法西斯蒂驚人地佔領了全歐洲……現在我們各工場裏要開會了。賴莫丹（Рамодан）把你分配到機械部份去。我們要施出全部力量來打擊德國人。如果祇要大家無畏地向他們迎上前去……嗯……工作日增大了。也許有一部份人我們要放到軍營裏去。有些人被徵到軍隊裏去。必需改組，以便供給更多的飛機……多兩三倍。人民委員長已經打來過電話，懂嗎？不怕嗎，賓格唐？』